

書

說苑卷第十七

雜言

上海圖書館藏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强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

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繫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為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

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賞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圭。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

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為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

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維。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

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微為羽。非絃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

罪則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刑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鄰人。及為天子。天

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架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

忘小。智伯廚人亡炙。籛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為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

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子庚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為其事無其功。髡未睹

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膾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為為肉也。其善者以為為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櫂

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為也。子獨不

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磚。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駉駉。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鏌鋇。拂鍾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誠與子東說



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  
未視之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  
君不能自渡。能為王者之說乎。甘戊曰。  
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  
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馱駟足及千里。  
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  
為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  
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

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  
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  
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  
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  
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  
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  
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  
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

操觚不可為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為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為顯士。

麋鹿成群。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鷂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鱮鱸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

明形。則仁愛著。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鄴。武王

處鎬。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

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

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授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

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身貞。大人吉。無咎。有

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

聽耶。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為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

言文卷之七  
耕歷山而陶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為卿大

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

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  
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  
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  
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  
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  
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  
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  
鬪。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

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丘之過  
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  
歌。子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  
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  
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  
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  
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

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為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為事先生。

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為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



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為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為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

### 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鼃鼃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敢過。鼃鼃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

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况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

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貴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

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已得為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為貴。吾既已得為男。是二

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

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

行。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

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脩

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

言苑卷十七  
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

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

非其人。如聚斲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蹶斬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

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向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

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瀆瀆。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

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寵從。崇。竊。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竒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



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剝。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剝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

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聞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人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

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

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

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搯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

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第十七

說苑卷第十八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

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為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為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

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

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官名別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攬搶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為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為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

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歲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藉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

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見。蝗虫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即位。日月薄蝕。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

夜光。熒惑。彗。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群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

說苑卷之六  
四  
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  
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  
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  
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  
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  
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  
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

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  
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  
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  
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  
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  
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  
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  
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



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矣。

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

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為君禳梟而殺之。君

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薄賦斂。無費

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為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為陽。雌為陰。其在獸則牡為陽。而牝為陰。其在民則夫為陽。而婦為陰。其在家則父為陽。而子為陰。其在國則君為陽。而臣為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

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懼之。朱絲繫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為驚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蒯聵之命。不為不聽其父。絕

文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

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

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臚而後能行。三年顛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

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六黍為一豆。六豆為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為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麋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

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像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

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為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

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桐樹。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葦葦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

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  
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  
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  
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  
動則著矣。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  
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  
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  
乎其著也。一有一止。忽微哉。斐然成章。  
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

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間。有  
似鳳也。書曰。鳥獸鶴鶴。鳳凰來儀。此之  
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  
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  
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  
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  
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  
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



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

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禱杙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

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  
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  
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  
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  
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福禍之。夫一神  
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  
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為。對  
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  
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

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  
犧。牲染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  
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  
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  
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率傅氏及祝  
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  
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  
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  
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

以享禮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  
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  
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  
闐然而止。矐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  
也。喟然嘆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  
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者。管仲  
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  
導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

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  
蹀。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  
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  
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  
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  
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  
曰。骨何者。寡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  
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

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為釐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珎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

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積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

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

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賭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為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鮌違帝命。殛之于羽山。

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是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

使晉罷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則蓍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僞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罷於己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罷焉。曰服。小國傲。大國罷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

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虎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駮。駮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

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



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  
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  
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  
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  
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  
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  
生。虫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  
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  
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

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  
奈何。八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  
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  
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  
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  
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  
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  
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

言苑卷之八  
三  
蚤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

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王。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鑿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鑿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鑿也。以管為

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  
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  
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  
之為鑿者。曰俞柎。俞柎之為鑿也。搗腦  
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  
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  
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  
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  
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

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掃而中蛟頭。  
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  
者也。以為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  
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  
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  
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  
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  
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  
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光之

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况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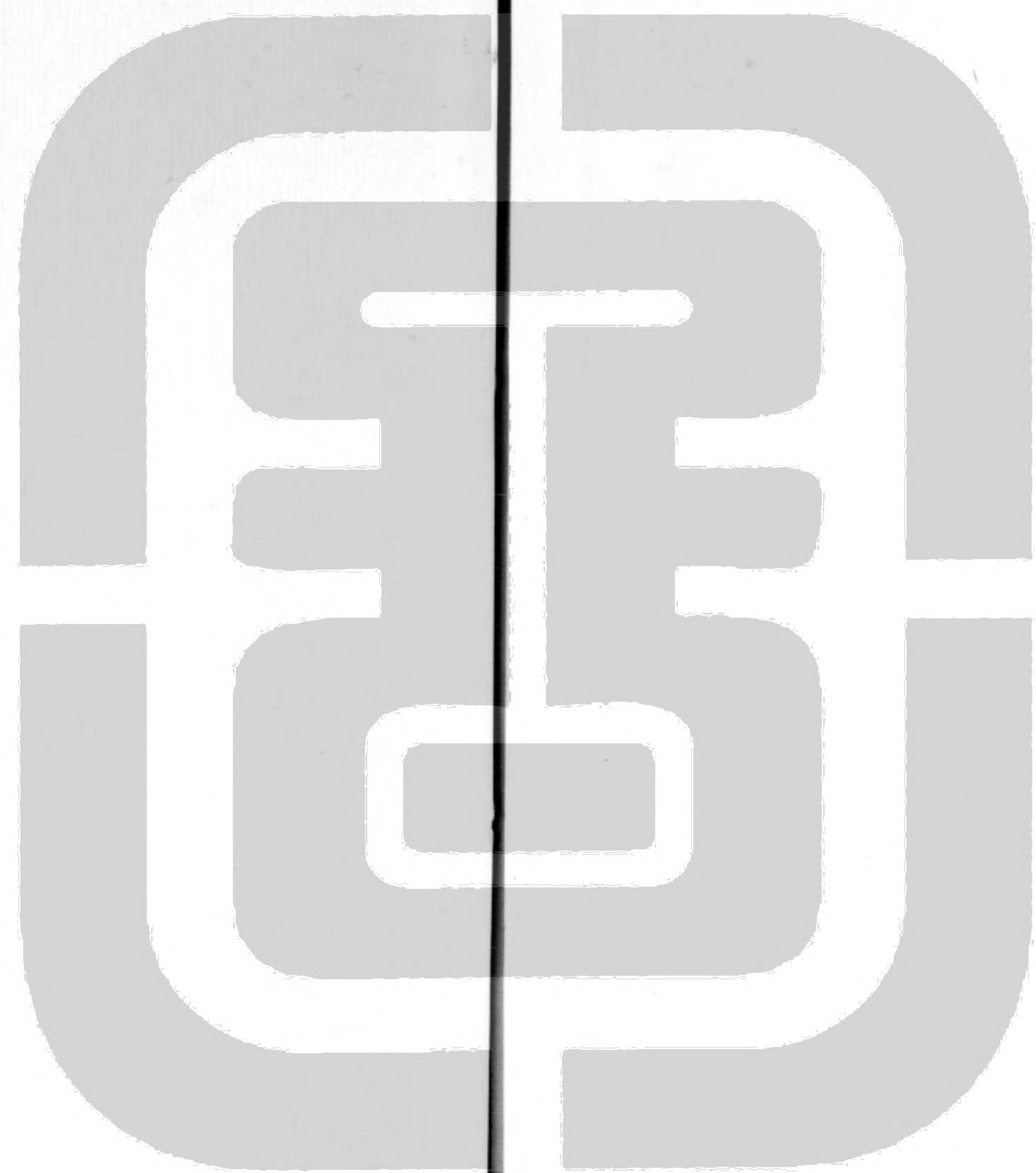
矣。故曰。人君之為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

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  
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  
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  
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  
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第十八



卷七

7